

取名源自刘德所建日华宫,纪晓岚撰写名篇碑记……

探秘清代献县最高学府日华书院

■白丁

“日华”是献县特有的文化符号,它源于西汉刘德所建的日华宫。刘德所建日华宫旧址位于今天献县城南15公里处严家铺村,现在属于泊头。“日华”的本意是指有学识的才俊。日华宫,本意就是指“才俊聚集汇集之地”。清代乾隆时期,当地曾据此修建日华书院,成为清代献县的最高学府。

壹

日华书院的建立

说起献县日华书院的建立,就不得不说到献县知县黄碧海。黄碧海是福建莆田人,是乾隆27年(公元1762年)的举人。他向来重视文教,在做阜城知县时就捐献自己的俸禄,修建了当地的学宫。

乾隆43年(公元1778年),黄碧海来到献县做知县。他上任伊始,四方巡察,见献县地方民风淳朴,但文风低迷。其实,乾隆13年(公元1748年),知县吴龙见在献县南城门外建万春书院,但后来

来书院被弃用荒废。黄碧海认为“化民先教士”,于是他率先捐资在县城东北角创建日华书院,建房屋40多间,购田4顷出租充当学校经费。

书院建成之后,起什么名字呢?遥想历史,汉代献王刘德曾在献县设立日华宫,广求古籍,招揽天下学士。献县成为当时的儒学研究中心,也成为献县历史文化的亮点。黄碧海决定将书院命名为“日华书院”,以此传承

汉代日华的遗风,振兴献县的文教事业。

此外,黄碧海又请邵玉清担任日华书院的山长。邵玉清是天津人,乾隆27年(公元1762年)的举人,和黄碧海知县为同年。邵玉清到任后,选择献县境内有志之士为学生,传道授业。从此,献县文化精英汇聚于此,聆听邵玉清讲授四书五经。

贰

恩科成绩斐然

乾隆45年(公元1780年),正是乾隆70大寿。乾隆皇帝按例恩诏天下读书人,举行庚子恩科考。在这次恩科考试中,献县人取得不俗的成绩,会试中一人中进士,乡试成绩更是前所未有,有7人中举。

此科公布后,献县人奔走相告。为此邵玉清山长邀请他的老师纪晓岚写下名篇《日华书院碑记》,大赞黄碧海知县、邵玉清山长和日华书院“继日华弦诵之遗风”。日华书院在后来的科考中依旧续写精彩,后邵玉清也高中探

花进入翰林院任职,后来离开了献县。

此后,献县历任知县都比较重视献县文教的发展,对日华书院又进一步维修扩建,延续献县文脉。由此,科举文化也成为了献县清代历史文化的最大亮点,被后人津津乐道。

叁

“日华”文脉传承

科举废除后,献县开始了大力兴办新式学堂,1903年,日华书院成立了献县第一官立高等小学堂,人们习惯称为北街高小,日华书院成了献县近代教育的摇篮。学生们在此学习国文、修身、习字、心算等,还加习手工。

1906年,高等小学西边进行了扩建,成立了第二高等小学,两所高等小学房间多达49间。学生在此毕业后如果想继续深造,可以考河间中学。直到抗日战争爆发,献县官立高等小学才荒废。

献县近代名人多数从这里走出,

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先前的日华书院,还是后来的高等小学,都继承了日华遗风,赓续了献县两千年的文脉,为献县文化底蕴深厚、历史悠久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

沧州风物

古运河碇石

■闫凤林

南川楼大厅的一角,陈列着一块水滴造型的石头,是古代行船“船锚”的重要部分——碇石。它是金元时期运河航运技术的珍贵见证。通过这块碇石,我们可以窥见当时船只的规模与重量,进而推演出古代运河航运的繁荣景象。

碇石,顾名思义,是用于稳定船身的石块。通俗来讲,碇石就是古代“船锚”的一部分构件。船锚是船舶靠岸的主要部件,人们将船锚用铁链拴在船上,靠岸时把锚抛在水底,可以使船停稳。

“碇”作为船舶最早的停泊工具,在最初的选材上很可能就是绳索捆绑或竹编网兜内装着圆形石球,或仅仅只是一块穿孔大石头,依靠石头自身的重量与水底底质形成的摩擦力,即所谓的“系石为碇”。每当开船时,将石头提起,称为“启碇”,船只将要停泊时,将石头放至水底,则称“下碇”。

南川楼古运河碇石由青石雕琢而成,通体圆润,呈水滴状,尖部凿有横孔。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材料的巧妙利用,也展现了他们在航运技术上的初步探索。金元时期,尽管航运技术尚未达到后世的发达水平,但古人已通过实践积累,不断改进其结构,使其功能更加完善。

历史文献中,碇石的身影也屡见不鲜。《三国演义》中便有“至操寨边,瑜命下了碇石,楼上鼓乐齐奏”的描述,生动再现了碇石在军事行动中的应用。

运河作为连接南北的交通命脉,承载着经济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,而碇石则是这条纽带上的稳固基石,见证了古代航运技术的智慧与进步,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勇气。如今,当我们游历南川楼,凝视这块碇石时,不禁感叹于古人的创造力与智慧。



运河石碇 郎文生 摄



地名里的沧州

隔河相望的“新河”村

■侯成伟

河间很多村庄是因河流而产生的村名。其中,故仙镇与黎民居乡交界处的北新河村与南新河村,虽分属两个乡镇,却承载着同一段历史记忆。这两座隔河相望的村庄,如同被流水划开的双生花,用蜿蜒的河道串联起600年间的离合故事。

河间故仙镇素有“三河五埧

一道沟”之称,子牙河、子牙新河横贯东西,北排水河穿境而过。丰沛的水系既孕育沃土,也暗藏变迁的契机。

1966年之前,现北新河与南新河村尚同属一座村庄,名为“苟庄”。这个村名源起明永乐14年(公元1416年),山西移民苟、魏两姓在此垦荒建村,最初称为

“苟魏庄”。后来魏姓族人迁徙,村名简化为苟庄,苟姓族人世代以农耕为业,依子牙河水繁衍生息。

1966年的“根治海河”工程改写了苟庄的命运。为疏浚水患、完善灌溉,子牙新河与北排水河开挖。当测绘图纸展开,苟庄恰位于规划中的河道中心

线。

根据规划,人们居住的土地将化作奔腾水道,村民被分迁两岸。居河北岸的村民隶属故仙镇,取名为“北新河”;一些村民则迁至北排水河南岸,归属黎民居乡,取名为“南新河”。自此,一个村分裂为两个村庄。中间横亘两条相向而流

的河道——子牙新河西去,北排水河东往。

河流的开发利用改变了村庄的布局,但村庄的名字里依然保留着“新河”二字,仿佛是对那段历史变迁的铭记。它们就像两位老友,虽然被河流隔开,但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